

A

世界探案经典 / 日本卷

红色的君影草

[日] 佐野洋 等著

珠海出版社



目 录

奇特的被告	松本清张 (员)
证 言	松本清张 (猿)
残酷的视野	森村诚一 (缘)
鸽子的眼睛	森村诚一 (愿)
红色的君影草.....	佐野洋 (员)
不祥的旅馆.....	佐野洋 (员)
敦厚的诈骗犯.....	西村京太郎 (员)
隐秘知道得过多的人.....	石泽英太郎 (圆)
牙 齿.....	水上勉 (圆)

侦查人员仔细观察了这堆由三十来根柴禾撮成的柴垛顶上的十来根劈柴，不言而喻，从这么粗糙不平的劈柴上很难找到什么指纹。而且不出所料，劈柴既没沾上血迹也没缠有头发。

原岛直巳将以上的尸体状况和现场情形大致记在心里后，又浏览了一下已逮捕起来的植木寅夫的供词：

“两年前，我向山岸甚兵卫借了高利贷，自那以后我就受够了甚兵卫的欺侮。最近，他扬言要把我抵押给他的土地和房产公开拍卖。这些土地和房产最初是我用积蓄购置的，并开办了一家中国面馆。后来，我为了扩大营业向甚兵卫借了债，但生意很不如意。甚兵卫就以债主的身份欺压我，我只好破罐破摔了。而且我有妻子、小孩，只有全家自杀一条路可走。可是在死之前，我想把可恨的甚兵卫干掉，这也可以为那些同我一样吃他苦头的人除害。

“~~八月~~ ~~八月~~日下午 ~~九~~点钟左右开始，我和中田、前田、西川三个朋友一起在离车站 ~~四~~公里的‘万牌庄’麻将牌馆打麻将。那时面馆生意清淡，所以我时常把店务交给妻子料理，自己从傍晚开始就去打麻将牌。在我和上面三个人打了两圈的时候，经常到‘万牌庄’来的柴田正在旁边站着看我们打牌，我看他脸上的神气又很想打牌，所以对他说：‘我有点儿事要回家一下，你能不能代我打一会？’柴田听我这么说，马上高兴地答应了。我从‘万牌庄’出来，这时大概是 ~~九~~点钟。

“我没回家，走到车站前的公用电话亭里向甚兵卫家中拨了个电话，没一会儿，甚兵卫来接电话了，我就对他说：‘我是为了抵押的事情找你啊，现在我到手两百万日元，马上给你送去。以后怎么办，请你再给我一些时间，暂缓处置，我也得当面和你谈一谈，请你在家等我。’甚兵卫起先回答说：‘我刚躺进被窝，明天再谈吧。’可能他也想快点拿到钱，所以又说道：‘那么你马

上来，我等你。’

“从车站前到甚兵卫家大约有一公里路程。这条道比较偏僻，一幢一幢的房子一消失，接着就出现了田地，灌溉用的水池出现过两处，可不见一个人影。甚兵卫就住在一个约有十二三户人家组成的村子里。可我不曾注意到在距离车站前的大道不远的一所房子里，中村竟会从厕所的窗口看到我。他这个人常到我店里来吃面。

“既然电话中已经讲好，甚兵卫就虚开着大门等待我来到。我知道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夫妇俩已在三四天之前回九州去了，因为那位教师经常到我店里来吃面，他讲过回乡省亲的事。

“我先到甚兵卫家后门转了一下，从堆在屋檐下的劈柴中找了一根合手的握在手里，抬眼看看二楼，只见防雨防盗的木板套窗关着，窗缝里也没有灯光，教师夫妇俩确实已回九州去无疑了。

“我回到前面，从打开着的前门进入堂屋，我叫了声‘晚上好’。甚兵卫闻声从里间出来。当时，我把握在右手里的劈柴藏到了身后。八叠大小的那间屋里早就点上了灯，看来甚兵卫在一心等着我来到。

“甚兵卫就在那屋里看着我的脸说：‘真不早了哪。’也许他毫不怀疑我会带钱来，所以态度还客气。甚兵卫笑着对我说：‘来，请进。’我依旧站在堂屋里，拖延着时间回答说：‘让你从被窝里特意起来，实在对不起。想办法搞到了两百万日元，我怕放在家里万一遇上小偷就不好办，所以马上就拿来了。’甚兵卫立即说道：‘不管怎么说，你倒是先进来呀。’他还从房间的一角拖出了两个坐垫。我因为右手握有劈柴，所以有点踌躇，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把劈柴藏在身后走进屋里。在坐垫上一坐下，又赶快把柴藏到身后。我怕劈柴被发现就麻烦了，所以尽快话归正传，便说道：‘钱带来了，请你写一张收条。’同时把预先用报纸包好

的钞票样的纸包从口袋里拿出半截让甚兵卫过一下眼。甚兵卫便说：‘那么我马上去拿字据单子来。’同时起身往旁边六叠大小的里间走去。我想现在不动手还待何时？便紧握劈柴跟上去，对准他光秃秃的后脑狠命打下去。只听甚兵卫‘啊’地惨叫了一声向前扑倒在地，我又用劲在他的后脑部补上了三下。甚兵卫趴在那儿不动弹了。我希望这事被当做强盗所干而与来客无涉，所以我把两个坐垫又放回角落里。

“我走进旁边六叠大小的里间，找到了手提保险匣，保险匣放在有拉门的壁橱里。想到把我害得好苦的借据就藏在这匣子里，我很想砸烂它，又想打开它。可是我不知道保险匣上对号圆盘锁的数字，便决定带着它潜逃。走到屋外，我又回到后门口，把劈柴放归原来的柴垛。由于天黑，我没法肯定凶器放在柴垛的什么位置上了。整个过程大约花了~~十~~分钟左右。

“我抱着手提保险匣窜进道路旁的草丛中想把它打开，但是对不上圆盘锁的数字，我打不开来，于是就用躺在道旁的大石块往圆盘上硬砸，圆盘被砸坏，匣子盖打开。我就在匣内寻找借据，通过朦胧的月光，我拣出写有‘植木寅夫’名字的借据，为了帮人做点好事，我顺便抓了五六份其他人立的借据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把这只坏保险匣的盖子仍旧盖好，掷进右前方的水池里。又走了~~五~~米左右，来到了某保险公司的运动场后面。我点燃了火柴，把口袋里的借据烧了，还用鞋子把纸灰踢得个七零八落。

“事后听警察官说，警察从水池里找出了满是泥水的手提保险匣，并在浸湿了的借据中发现了我的借据，这实在叫我吃惊。据警察官分析：甚兵卫的账册里有‘猪木重夫’这个借债人，但手提保险匣中没有他的借据，会不会因为光线昏暗，使我把‘猪木重夫’误认为‘植木寅夫’了？当时我确实也有点紧张，说不定真是那么回事呢。

“一切就绪后，我回到‘万牌庄’，四个朋友还在打麻将牌，我在一旁看了十分钟左右，牌局告终，中田一个人独赢。于是柴田退出，我重新坐下又打了一局麻将牌，谁也不知道我会去杀了人，我自己也很心平气和。这也许是因为杀了甚兵卫这种人自己心里并不感到有什么罪恶的缘故吧。

“当晚我睡得很好，借据烧掉了，甚兵卫又没有后嗣，那么欠的债就自然一笔勾销，这样一想，我反而感到高兴起来，情绪也开朗了。

“第二天，高利贷者山岸甚兵卫被杀一事引起了附近人们的骚动，可是没有一个人同情甚兵卫，他们背地里都在说：‘活该！’‘恶有恶报！’我听了更心安理得了。

“两天后的一个大白天，有两位刑事警察来找我，当时我正在店里看电视。刑事警察说：‘有些事想向你打听一下，请你到侦查总部去。’我很平静地答应了，可是心里有一种预感：出事了。不过，杀死山岸甚兵卫虽可以说是犯了罪，但这也是甚兵卫罪有应得。这么一想，我打算，要是受到警察追问的话，那就把一切都讲出来，当然，可能的话，还是不要把自己牵涉进去为妙。”

原岛直已读了植木寅夫的上述供状，不得不认为这是纯粹的犯法。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私人请的辩护律师还是国家指定的辩护律师，他们对这样兴趣索然的案件大体上不会有什么辩护的激情。原岛想：至多根据情况使其酌量减刑罢了。

可是原岛继续把被告的供状往下读后，发现被告植木寅夫在检察官审讯他的中途翻案了，被告翻掉了对警察作的供词，翻掉了最初对检察官作的供词，植木寅夫说，自己和山岸甚兵卫被杀一案毫无关系，已有的供词是在警察使用诱供和精神性的拷问下作出的。这使原岛有点感到意外。

不过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特别是犯了杀人案之类要判以重刑的被告，他们一心想获救，便常常使用这种办法。

读了被告对警察作的供状，原岛心里确信植木寅夫是犯了法。他的供状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简直可以嗅到嫌疑犯主动交待的味道，再说警察实地查证的结果也与供词相吻合。没法认为这种供词会如被告所说的那样，是被警察强逼出来的。

三

植木寅夫在法官面前作的新供词是这样的：

“~~四月五日~~四日晚上 苑点钟左右开始，我在‘万牌庄’和中田、前田、西川一起打麻将。两圈打下来，是 怨点左右，柴田替换我入局，这情况见前述。我用车站前的公用电话给山岸甚兵卫拨了电话，我对甚兵卫说：‘有关处置抵押财产的事得找你，我马上到你家去。’甚兵卫答应起床等我。从公用电话亭里出来，我当然得向甚兵卫家去啰。但从这里开始，事情与这先前向警察交待的情况有所不同。”

“我在电话里没有对甚兵卫说过‘弄到两百万日元马上给你送去’这种话。我也不可能搞到两百万日元。但是警察执拗地说：‘你在电话里不讲带了钱去，已经上床的山岸就不会起来等你，他肯定会对你说，要来的话，明天清早。你大概是说了自己带了两百万日元而骗山岸甚兵卫打开前门的吧？然后，你好像真有其事似地把伪装的两百万日元放进口袋中去见山岸甚兵卫了吧？’确实，按照甚兵卫的本性，第三者当然认为没有钱他是不会起床等候的，这么一转念，我便顺着警察官的分析答道：‘对，是那么回事。’”

“我在公用电话里对甚兵卫说：‘请暂缓处置抵押的财产。失去了地产和店铺，我全家的生活就成问题了，望你体察。我倒有

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不可以马上与你谈谈？’于是甚兵卫答道：‘处置抵押的财产也并不是我的本意。因为看到你没有还清欠债的希望才不得已出此下策，现在你既然有好主意，说来听听也未尝不可，我把前门打开就是，你来吧。’

“我走到了甚兵卫家附近，但心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只不过非常担心失去地产、店铺、住宅，想苟延残喘一下罢了。我用电话通知对方马上见面，但自己什么具体办法也拿不出来，我想，这样会激怒甚兵卫的，所以不敢贸然进去。我在甚兵卫的家门前大约徘徊了十分钟，还是返了回来。

“我想现在即使回到牌馆，麻将也还未终局，而当时我无论如何是没有心绪观看他人赌博的，所以还是来到人寿保险公司的运动场附近，一边思索，一边兜圈子。因为是在乡间，又是在夜里，所以路上没有遇见任何人。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我回到了‘万牌庄’，因为是打半局头的，所以四个人的麻将赌博已近尾声，柴田出局我入局，如上所述，我不可能去杀人，所以在场的四个人当然能证明我当时的神态是很平静的。此外，我的妻子也可证明我那天晚上睡得很好。因为问心无愧，所以我带着疲乏睡得很熟。

“这些都是真实情况，下面我就来谈谈我坦白时编造罪行的问题。

“我在警察局时，开始并没有承认自己犯罪。但刑事警察轮流进出审讯室，对我说：‘从实招来！随你怎么狡辩，证据已经放在你眼前。我们在两个水池中的其中一个水池里找到了你盗走的甚兵卫的手提保险匣，匣上的数字圆盘锁已被砸坏，打开匣盖一看，里面放着五张已经湿透了的借据，其中也有你的五万日元借款的借据。可是对照甚兵卫记的账册，发现少了五张借据。按理借据中应该有‘猪木重夫’的才对，可是这一份被盗走，而你的借据却仍旧留在匣中，那是因为在打开保险匣取出

借据的时候，由于光线昏暗，你把‘猪木重夫’看成‘植木寅夫’了。因为这两个名字的汉字形状很相近。

“刑事警察又进而问道：‘你认识中村是也这个人吗？他就住在附近这一带。’

“‘这个人是我店里的顾客，他常来吃中国汤面。’我回答。

“‘那么他也一定认识你的啰？’刑事警察紧接着问。

“‘应该很熟悉。’我回答。

“刑事警察一听这么讲，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说出一篇恳切的话来：

“‘就是这个中村是也，他在出事那天晚上 忽点 缘分左右，从自己家里的厕所窗口望见你朝山岸甚兵卫家急匆匆地赶去，你也许没有发现吧。中村已经作证，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是你的身影，所以你别枉费心机，还是从实讲来为好。既有手提保险匣作物证，又有确凿的人证，警察也私下调查了你杀死甚兵卫的动机，知道你另有苦衷，不胜同情。你还是像个男子汉的样子从实招了吧。那样的话，我们去替你向检察官说情，请他放了你，不予起诉。你也能及早离开这里，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好好地做生意。

“我想，既然有人亲眼看到我往甚兵卫家去，那么无论我怎么辩解，警察也不会相信的，反正警察有言在先，只要我顺着他们的意思假交待一通，他们就设法不予起诉，看来还是这样为好，于是我说：‘我招了，我杀了人。’

“刑事警察们高兴极了，又是给我递烟又是给我送炸虾盖浇饭。后来，我就按刑事警察所说内容供了犯罪的经过。甚兵卫家中情况的示意图也是根据刑事警察的暗示画出来的。

“首先是凶器的问题使我大伤脑筋，我不知道应该选定什么才好，这时刑事警察说道：

“‘喏，家中烧水煮饭是烧什么的呀？’